

虞初新志卷之五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魯顛傳

朱一是

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襪。襪中圓一孔。下體着絮厚裋。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跣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爲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卽踞地展襪。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一

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橐。橐然顛喜。酒酒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墻。臥鼾鼾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墻則懸足。架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卽溺。人乘顛起。入問。

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爲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蹙蹙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大翁。性下急。家故饒貲。而不諧于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傑。呬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志。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懵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三

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喚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已。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閤戶籌議。欲雷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捧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

某之歸而就。歿。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挺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四

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捧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汚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若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

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

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群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狔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五

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聞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瓌瓌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岐。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于庖丁。民家

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凶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六

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醵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

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鶩。喚空。後生一發。飲羽。鶩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七

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郵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恹恹欲。

亥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窮于郵笈。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八

來與子雌雄。不竟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拔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孺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鷄黍爲懽。諸後生不肯畱。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

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無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

始靜御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憇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閨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嫗。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傍侍坐。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十

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奧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栢樹。葉生龍爪。樹身生

鱗。金色燦然。鄉里咸異。其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
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
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
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輿
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
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槩不
云。

張山來曰。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
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爲僅見也。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愈
事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
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
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
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
妖魘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
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
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十一

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
有光婆躑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
檢韞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
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
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
巫臥所攫去衾氊衣禪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
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
還所攫次日神巫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
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

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悍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鬟艷粧。孌孌婷婷。而至。其衣皆縠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驪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

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旣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

詩多感慨。妻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歎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遭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十四

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緣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

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遯。室無空虛。旁有園。扁鏹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肩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現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扁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十五

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冀其有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寃死者。乃能爲厲耶。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挈口陳長者家。日尙早。小憇門首。有頃戶啟。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寘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畱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七

主婦失釧而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鬟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犇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微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鬟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

漸裕而所娶鬢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
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鬢與子歸灑口
爲素封家享年耄耋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
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人文之盛與陳頡云噫一乞
人得金銀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
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
婦之重責鬢鬢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
脫其禍仁也救鬢得鬢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匿銀而
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七

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
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
弱肉而食之至於寃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
有之矣况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
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卽翁之可也或曰王氏
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淺諱而子
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
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
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

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惇卞。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倡優隸卒。不肯爲機械以攫人財。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六

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叵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五

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捽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

守。盜。也。其。守。而。賢。卽。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貴。者。哉。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張山來曰。以國法論之。此羣盜咸殺無赦。以民情論之。則或盡殲羣從。而獨寬爲守之一人。差足以報其治狀耳。若今之大夫。雖不罹國法。而未嘗不被殺於庶民之心中也。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

近修

道人姓高氏名曦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贖贖然者弃去羞與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尙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旣事蹙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閫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三

知事不可爲。螻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籜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然。爰徙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鋪撥瓦礫。結

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溲安
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墻。圍地數畝。植菊
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
溉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冠菊顛者。秋有白哲
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
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
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盪也如
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薝
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迨來如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三

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
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
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
影而禿。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
嘻然笑而不會。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
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一字。所以爲

高。

虞初新志卷之六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 駿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一

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劊顏刻字鈎填充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偃僕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効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

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纍纍乎墻外。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闔。雕楹改爲青屏。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位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脉者也。

羣公交書。禿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願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媒。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

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
花。一竹。疏密。敬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屋。屋未
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
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
用。不得已。訛皴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
垣意也。君爲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
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
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
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

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
下。總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
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
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
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旣就。則天墮地出。
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砥。已
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
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
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

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濶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四

張山來曰。疊山。壘石。另是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較之畫家爲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疎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烟雨窮愁字面。在詩

雖爲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
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五

杜先生岑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畧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況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六

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慊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槩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

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乃豚魚。媚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畧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七

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尙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

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酬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對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閔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八

仲叔之不受豬肝。顏叔子之蒸盡縮屋。尙未免爲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

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塋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九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

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噫！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濫，託諸緹校，訶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

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齧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紬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士

五人傳

吳肅公

晴巖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卹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刁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炙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一

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目攝矣。天啓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韋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

怒顧莫敢先發佩韋於是蒸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
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詈
或搏頰顛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爲醢或趣裝走
京師擿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
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
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母過激激祇
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
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
同吳合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三

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
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胛
吏部昇肩輿衆爭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
父老佩韋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
儀仗應龍輿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鑄鈕
鐐諸具衆目屬嗟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
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
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
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

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卽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鷺周張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粥衣人。揚故牙儉。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匍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鐺擲階。若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四

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輿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屣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閣。緣楠楠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廁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

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卽欲前論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郛執市人撻之郛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柝聚衆者誰爲蕪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五

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璫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庵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
逆威。賊所懼。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
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有哉。五人
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
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
白。

簫洞虛小傳

傅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袞。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袞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竅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剗剗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蔭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啓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輩。鈍。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七

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爲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氣節。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官觀煙樹人物花。

鳥蟲豸雜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遜竹竹
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項輒
以斤鋸自隨園公林監或詆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
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
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
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
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
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袞大喜遂別琢
一枝遺予形以一丘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六

筠欲托王袞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
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
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袞乃曰簫孔下
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愛其
聰巧絕倫戲爲簫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
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貫綸處皆近後而斜睨無
居中者其殆皆本于車君耶○又曰黃九烟先生
爲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

衫如豪富。公子時而被衲襪。襪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楮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荅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剜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九

尚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携來。不能爲君奏矣。學予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烈。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爲王。謂王爲霸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 劉 陵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亾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俛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亾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二十

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貲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

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乎。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秃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日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五

張山來曰。予嘗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爲鬼之事。而鬼能爲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歿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爲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否。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爲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卽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板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黝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三

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如畫眉。淒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天

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曠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爲源。而且爲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爲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憂似難，旣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畧

一 驗器

冷熱燥濕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

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濕器

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 諸鏡

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妍媸，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已，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三

廣鏡以

千里鏡

大小不等

取火鏡

向太陽取火

縮容鏡

臨畫鏡

取水鏡

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

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至六尺夜以一燈照之

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遍體生溫如在太陽之下

一諸畫

畫以飾觀或平面而見為深遠或一面而見為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

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上下畫

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

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虞初新志

卷之六

畫

一玩器

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

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

真畫 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燈衢

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里

自行驅暑扇

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水法

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為諸玩作水器

龍尾車

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線泉

製法不等

柳枝泉

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

聲如山鳥

鸞鳳吟

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目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斧所能造者作

造器
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
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
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
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
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三

籌耳○原本奇器日畧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
班云

